

家住吉山

○曹旭红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湖城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积木。后来长大了，才知这堆积木已被人搭好，一排一排的，有了形状，颜色也配得好看，虽然不是五颜六色，却也跳出了褐红、青白和几块墨绿。湖州城郊东边，以潘公桥轮船码头算起，往南走向一字桥，再西至大洋桥，远远能看到腊山头，这大片区域，成了湖城的生活区，也是积木搭得最好看的地方。名字也好听，潮音、友谊、红丰、吉山。大约一九七九年，我们全家搬到吉山下下了，那是母亲单位集资建造的三层楼职工房，刚住进去的时候，能闻到一股潮石灰的清香。母亲说，站窗口能看到毗山了。也就是说，住在吉山还能一眼看到老家的根。

第一层住着小宁阿姨家、蒋伯伯家、焦伯伯家，吴伯伯家；第二层住着方阿姨家，胡伯伯家，还有一家忘了姓；第三层除了我们还住着唐伯伯一家，姚伯伯一家，蔡伯伯一家。同住一层楼对三楼几户人家记忆比较深刻。房间不算大，有两间卧房，有厕所厨房和自来水，我与姐妹睡西房，弟弟睡阁楼，也算得上是一间新式的水泥楼房。当时是公租房，母亲每年要交房租。

这里是我童年至出阁住得最长久的地方。在这里学会了生煤炉，学会了骑自行车，打毛衣，学会了裁缝，也学会了恋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黑白电视机、收音机刚开始流行，母亲在供销社工作，只要经济条件允许，能第一时间买到紧俏物品。一楼的蒋伯伯是第一家买了黑白电视机的。他慷慨地把电视机搬到楼下的大门口，让大楼里的人们一起看。我们就是从那台电视机里看到了《加里森敢死队》。每日晚饭后，楼上楼下数十个小孩倾巢而出，男孩子女孩子挤在一起，早早地坐好小板凳等待蹭看。一集二集三集，看到敢死队打到紧张时大伙儿屏住呼吸，赢了又为胜利者欢呼。惊心动魄！电视增进了各家熟悉不熟悉的友好感情，住在这里心里觉得暖暖的，而且一直玩得很好。

后来父母渐渐有了积蓄，家里也打进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能在家舒适舒服地看欣赏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姿三四郎》《血凝》，国产电视剧《渴望》，至今仍记忆犹新。生活的窘迫逼使我从小就干起大人的活，有时觉得也是为我以后肩负重任而做的铺垫。当年我刚上初中，每天放学回家就与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姐姐轮流生煤炉做饭，炉子、煤饼和引火废纸、木柴都需拎到楼下，浓烟熏得眼泪鼻涕的，扇着扇子等烟雾散尽、煤饼形红，就算把炉子生着了。用火钳穿过炉柄与姐一起扛上楼，开始烧水做饭，那时的日子过得紧凑。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拎着热水瓶去对面冷冻厂打开水，打来的开水可以供全家洗用一天，如不够的话下午四点再去打几瓶。生活充满烟火气，也贴近传统。

在这里，我和姐姐的童趣就是和邻家姐妹们玩在一块，大伙玩的花样不少：比如捉七、跳绳、挑花线绊、玩游戏棒、捉迷藏，还学着大人织毛线。时间过得很快，玩到下午四点多，又各自都回去煮粥烧饭了。

一日，胡伯伯家女儿小英悄悄告诉我，她哥阿胖借了本《少女之心》的手抄本，问我要不要看？马上就要还的。那时候正流行看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梁羽生的《萍踪侠影》等等，女生则爱看琼瑶的小说《烟雨濛濛》《几度夕阳红》。我随口便说拿来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竟看得脸红心跳的。次日还书时一句话都没说，就塞到小英手里还撒谎说没看。多有趣啊！

也是在这里，我学会了抄作业，楼上楼下传来传去的抄。隔壁惠敏的数学好，抄她的；我的语文好，抄我的。小伙伴们放学后都极度忙碌，写好作业吃好饭才能安心看电视连续剧了。后来，都长大成人了，有的工作了，有的升学了，有的搬家了。记得在吉山中路拐弯处还设有中专与电大分校，我在这里读过。

在这里学会了骑自行车，摇摇晃晃地摔了几跤，可以独自上路了。还会踩着三轮车与姐弟仨一道去买柴火、煤饼。每逢学校假期，母亲便安排我们到她单位做帮工：如去八里店供销社搬冬瓜；去西门大洋桥下的藕塘挖藕；去工地搬砖，少则十日，多则一月。自小培养自食其力能力，还能赚点零花钱。邻居们无不夸母亲教子有方。

在这里又学会了烧菜，母亲教我做的拿手菜是炒猪肝。猪肝切好薄片，放入酱油酒糖胡椒粉等调味后，一会儿再放入锅里烫油煨炒，即可享受嫩滑爽口的红烧猪肝，与饭店无异。隔壁的钱阿姨教我一手毛豆子炒豆干的方法，是把豆子煎透再放进毛豆和茭白，可以过饭也可吃粥。在这里学会了谈恋爱，我的记忆只有一条简单长长的机耕路。饭后漫步于此，然后踏过泥泞来到蜿蜒的通往毗山的一片乡下泥土路，一条葱茅地，夹杂着泥土和草腥味。我与他娓娓地慢慢细数家常，哼着苏小明的《林中的小路》，沿着老路来回走，枯燥的小路却让人一点都不急躁。

周边又建起了吉山电影院，我们就可以就近观看新上映的电影。尽管方便，我们还是想去市中心人民电影院、工人俱乐部挤票看，想着电影结束后能吃上一碗湘江大楼的多样汤，赏一口人民公园到底那家葱油烧饼；还有“洋铅棚”的生煎馒头。如今这些电影院已关门大吉。但人生的电影还在上映中……

父母带着我们一家人于此生活多年，在这里接受母亲的教诲与处事，感受到了母亲的艰辛与付出；看到了父亲的坚韧和挺拔，亦体悟到父爱的隐忍和温暖。直到自己为人母为人妻几十载，才知父母之恩天之大。

弹指间，我又在这里考进了单位，准备上班。母亲告诉我，往后再不必去打零工了。或许，她觉得我长大了。彼时，姐姐已出嫁，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她也可以松口气了。二十五岁那年，我也结婚了，告别了母亲的南瓜煮面头和爆炒猪肝，也告别了我的少女时代。

现在这条弄堂和这幢楼渐已式微，建筑老化，安全存隐患，毕竟是近五十年的老房子了，濒危待拆。还居住着的旧邻们尽是期颐老者：失智的、衰弱的、中风的……再过几年谁还会记得这幢房子？与其邻近的翁记面店、湖州拉丝厂、湖州冷冻厂、吉山电影院、吉山新村的多房子或拆或迁逐渐淡出，那幢至今还留着的当年城区供销社自建的瓦盖房子却留给了我一个念想，那幢楼址的正式门牌叫吉山中路22号。其实住过这种水泥架结构雨天漏漏、冬不暖、夏不凉的房子是不值得留恋的。只因父母在亲情在过，让人想念。还可以去旧屋看看，找一找小时候的感觉，会让我想起过世的父母亲，夏日的躺椅、童真的笑声、散过的青春，还有儿时的玩伴。

当父母不在，没有人和我叙述这些记忆时，只是单纯地回忆和分享一些往事。今天才发现，这些光阴岁月，都是为我此后必须所走过的路铺就的“心理基石”，传递着丰富的生命节奏，如果有人问我这里有什么能扣住心弦，我会以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真”。这也是我最有感觉的一条吉山街区。

家里的电话机响了，是老王打来的，问我我不在家，说要送杨梅来。心头一暖，老王年年如此，总惦念着我。他乡下的亲戚每到杨梅成熟，便给他寄来几筐，老王总不忘记我一份。

杨梅生于长江流域以南。南方的果子熟得早，五月便渐次上市；北方的则迟些，约摸七月。我们江浙的杨梅，最是应六月的景。

老王是仙人居，仙居杨梅名气大，尤其东魁，个大味美。但我记忆深处萦绕的滋味，却来自江苏洞庭西山的杨梅。那是我平生初尝杨梅的滋味，烙印般刻在了舌尖。

洞庭西山在太湖的北面，我的城在湖之南。晴空万里时，能望见远处黑黝黝的山岛轮廓，横卧水天之际。若论直线，不过半小时路程，偏偏隔着一片浩渺太湖。湖上无桥，想去西山，需沿着湖岸绕行，兜一大圈，极是不便。时至今日，我竟也未曾踏上过那座盛产杨梅的岛。

我家与西山并无亲故渊源。能尝到那稀罕物，全因我的发小——卫根。他家祖籍便是洞庭西山。他父亲年少时离乡谋生，落脚湖州，成家立业。每逢杨梅红透枝头，老家的亲人便思念起远方的骨肉。于是，摇着小船，载着满筐新摘的杨梅，穿风渡浪而来。

我那时便深深艳羨这份平淡却厚重的亲情。纵然日子清苦，粗茶淡饭，那份

源自血缘的惦念，那份朋友间朴素的情义，却是岁月里最暖的光亮。

我和卫根同住西门。一条小河将西门分为上塘、下塘，我们两家都在上塘。上塘中间一条路，路南的房屋临河而建，路北则开阔些，房屋更多，还夹杂着些小厂子。那时的屋子多是低矮平房，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屋顶起伏的线条有些歪扭，却缠绕着西门独有的烟火气。看朝阳暮色涂抹屋顶，看波光潋滟，小桥静卧，颇有一番水墨画般的意境。

卫根家和我家只隔两三户。那阳拍的邻里，不像如今高楼里老死不相往来。房屋相连，孩子们都是“散养”的，野到天黑才被父母唤回。街巷空地便是乐园，同龄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嬉笑打闹，偶尔也斗点小心机。少年不识愁滋味，快乐在物质匮乏的时光里格外纯粹。我们那条街的同龄人，日后大多成了好友。我和卫根尤其要好，我不在他家，他便在我家，形影不离。

卫根家三间屋子紧挨着河边。后门门口有处小埠头，洗菜洗衣极是便当。只是他家人口多，六七口挤在一起，便显得逼仄了。逢着老家亲戚来访，住不下时，他母亲便打发他来我家同我睡。我独有一间小屋，惹得伙伴们羡慕，常聚在我房里打吨、玩扑克。

有一回，夜已深了，卫根来敲门。说家里来了西山的客人，住不下，要与我同

说蝉

○洪明强

道，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根部已绑上草绳，被放在了街边。

蝉是夏天的象征，假如夏天没有蝉的鸣叫，那夏天就会变得万籁俱寂，就会失去应有的激情与燃烧，成为一个枯燥乏味的夏天。可以说，许多电影、电视剧里拍摄夏天的场景，都启用了蝉的鸣叫声作为背景。抗战电影《小兵张嘎》，在白洋淀上，嘎子站在小木船上，一头扎入河水中；罗金宝与嘎子卖西瓜时，俘虏了王翻译等，影片中多次出现蝉的鸣叫声，人们看后便知故事发生在夏天。还有，如今的电视剧里，建筑工人戴着头盔迎着骄阳，站在脚手架上干活，外卖小哥送餐时顶着烈日挥汗如雨的场景，都采用了蝉的鸣叫声“知了、知了”作为背景音乐，看后令人感动！

盛夏，无论在乡村田野、塘边地头、房前屋后，还是在城市的居民楼下、公园里、街道旁，有大树的地方，就有蝉鸣之声。那声声鸣叫，蕴含着激情、恬美、和谐，也略带丝丝凄婉、悲伤之意，小鸟们听了在枝头也跟着叫了起来，藕塘中的荷花听了悄然绽放，地头的蔬菜听了加快了成长的速度，河水听了流淌得更欢了，路上开车的司机听了放慢了车速，居民楼里午睡的老年人听了渐渐进入了梦乡……

夏天虽热，但热得透彻，蝉用自己的歌喉，在向人们诉说：“生活是美好的，请珍惜！”

苦楝已作云烟飞

○金晓慧

九十出头的年纪，他还仗着自己本事好，到菜地上种菜，去竹林里挖笋。好些年，他养了几只鸡鸭，生下来鸡蛋鸭蛋，就让我妈妈背去街上卖掉，换来的钱是舍不得用的，叠得方方正正地放在饼干罐头里。记得那时候附近的铁路常有运货的火车停站卸货，黑色车厢里装满了一袋袋玉米，爷爷就守着时间去捡一些玉米粒回来给鸡鸭吃。爷爷没有很大的本事，一生就是靠这些零活散活赚点小钱度生活，把我妈妈领养长大，又在妈妈成家立业后尽自己所能帮衬一把。

爷爷将妈妈视如己出，对我们也有了一份隔代亲，我和弟弟小时候都是由他带大的。爷爷曾背着年幼的我沿转村子周边摘“红果果”，也会推着推推车带弟弟去街上逛荡。他每次去街上都会给我带回来一些零食，像鸡蛋糕、核桃酥、麦芽糖等。他知道爸妈给了我零花钱，但

后，进入机关工作，担任秘书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他毅然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校长，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献青春。岁月流转，此后他先后转战生产大队、公路指挥部担任会计，为家乡建设与发展默默耕耘。那些年，由于交通闭塞，父亲常年在奔波，家中的大小事务全由母亲一人承担。但无论身在何方，父亲对我们的关爱与教育从未缺失。每次回家，他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美的食物跟衣服，更不忘捎上几本富含智慧的书籍，滋养我们的心灵。他常常告诫我们：“要有开阔的眼界，不要被眼前的银屏山所局限，要努力学习，走出大山，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酸甜杨梅

○周根林

睡。我自是欢喜。那夜，我们聊的便是西山客人带来的杨梅。

从西山来湖州，得摇小船。借着西北风，小船顺水缓缓漂下，横渡风急浪高的太湖，进入南太湖的小梅口，穿过北门外水闸，驶入市河，弯进我们西门的小河，最终停靠在卫根家后门的埠头边。

六月，江南正值黄梅雨季，阴雨绵绵，能接连下上好几天。

那日正落着雨。“太湖无风三尺浪”，何况风雨交加，行船何其艰难！小船就在这风浪里颠簸而来。亲戚们抵达时，已是晚上十点多多了。听说下船时衣衫尽湿，成了“落汤鸡”。这一份杨梅，送得实在不易。

次日去卫根家，便见桌上一只大大的圆竹编簸箕，里面晾着许多杨梅，还铺着些杨梅叶子——据说能防腐保鲜。杨梅娇贵，黄梅天又闷又潮，极易捂坏。那时没有冰箱，存不住鲜。卫根家人见我来了，热情招呼我吃。我兴奋地抓起一颗就尝。西山杨梅个头真大，紫红发亮，咬一口，丰满的汁水瞬间充盈口腔，甘甜得很。他家的西山亲戚告诉我，这是乌梅种，品质好，特别甜。在那个年代，能吃到这样的杨梅，真算得上奢侈的享受。

本地从前不种杨梅，这些年山区也辟了果园。有一种，为解心中对杨梅的念想，随同事去果园采摘。杨梅树枝繁叶茂，树冠如盖，枝头缀满粉红、紫红的

果子，衬着碧绿的叶子，煞是好看。随手摘下一颗放入口中，果实在上舌滚动，汁液染红了舌尖。多吃几颗，酸甜的滋味便盈满齿颊。只是这本地杨梅，个头小些，色泽偏淡，酸味重于甜味，终究比不得记忆中西山的杨梅。

人对“第一次”的体验，记忆总是格外深刻，甚至能影响一生的偏好。无论日后境遇如何变迁，那最初的滋味总在心头萦绕不去。所谓“妈妈的味道”，所谓的乡愁，大抵如此。

如今早已不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保鲜、物流发达，天南海北的水果唾手可得。然而我对杨梅的味觉记忆，却固执地停留在从前。总觉得别处的杨梅再甜再大，似乎总欠缺了那么一丝难以言说的滋味。

西门拆建后，那条从洞庭西山摇来的小船，便永远消失在了视线里。从此经年，再未尝过那洞庭西山送来的乌梅种杨梅。

更不幸的是，几年前，我的发小朋友卫根，竟因病早早离世。痛失挚友，令我哀伤良久，也更深切地体味到人生的短暂。唯有用心感受当下的每一刻，看淡些世事纷扰，生活或许能回归简单，发现其中蕴藏的精彩。

此刻，收到老王送来的杨梅，那些或甜或涩的往事又浮上心头。生活或许就像这杨梅吧，总带着一丝酸楚。酸里透着甜，甜里藏着酸，个中滋味，百转千回，或许正是人生无尽的魅力所在。



荷下问禅（水墨）

茗隐阁主

在时间不断流逝、时代不断发展中，老去的爷爷也觉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才慢慢地蜷缩在小小的院墙一角。更早一些年，爷爷带着妈妈跟着造房子的做泥水工，他一定也是个很得力的小工，拎水泥，传砖头，手脚利落。在我刚出生的时候，爷爷还去过杭州的奶牛场当过几年挤奶工，因为农活繁重，妈妈只好把爷爷喊回来看孩子，牧场的老板也觉得有点可惜这么勤快。我将记忆里妈妈说起带着小婴儿的我去杭州，别人说着“小伢儿可爱”连贯起来，不自觉有些眼眶湿润。

槐花落，春事空，我们也没有机会和爷爷好好告别。山高水长，此去一别，再无相见，仅以寥寥数笔作为记录。

那天是人走后的五七纪念，天气预报来日大雨，夜空一片昏暗，我们抬头瞧见远处有一颗星星发着微光。

槐花落，春事空，我们也没有机会和爷爷好好告别。山高水长，此去一别，再无相见，仅以寥寥数笔作为记录。

那天是人走后的五七纪念，天气预报来日大雨，夜空一片昏暗，我们抬头瞧见远处有一颗星星发着微光。

父亲常教导我们要善良与谦逊，鼓励我们勇于拼搏、敢于挑战，“要用知识武装自己，改变命运”。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了银屏山，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既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也是对我们自己人生的最好诠释。